

船山學譜

船山學譜卷之一

根本觀念

榆次 王永祥 纂論

天下惟器論

有清之初承明末理學衰弊之餘講學大儒無不以力矯空虛注重實用爲職志顏習齋之極端提倡實習力行者無論矣若亭林若梨洲亦皆對清談式之理學作激烈之駁論亭林之言曰

劉石亂華本於清談之流禍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談有甚於前代者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遺其粗未竟其本而先辭其末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舉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而曰一貫曰無言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蕩覆宗社丘墟……嗚呼……今之君子得不有媿乎其言

日知錄卷七

習六藝之文考百王之典綜當代之務以爲修己治人之實學此亭林之實用主義也梨洲之言曰

儒者之學經天緯地而後世乃以語錄爲究竟僅附答問一二條于伊洛門下便廁儒者之列假其名以欺世治財賦者則目爲聚斂開闢扞邊者則目爲粗材讀書作文者則目爲玩物喪志留心政事者則目爲俗吏徒以生民立極天地立心萬世開太平之闕論鈴束天下一旦有大夫之憂當報國之日則蒙然張口如坐雲霧世道以是潦倒泥腐遂使尙論者以爲立功建業別是法門而非儒者之所與

也

吳弁玉墓誌銘

儒者之學經天緯地立功建業以圖報國此梨洲之實用主意也船山生當其衝故亦不爲例外對陸子靜王陽明之學時作反對之論調雖不無過激要亦時代精神之一種表現也張子正蒙注序曰

姚江王氏陽儒陰釋誣聖之邪說其究也爲刑戮之民爲閹賊之黨

皆爭附焉而以充其無善無惡圓融理事之狂妄

正蒙注中又曰

王氏之學一傳而爲王畿再傳而爲李贄無忌憚之教立而廉恥喪盜賊興皆惟怠于明倫察物而求逸獲故君父可以不恒名義可以不顧陸子靜出而宋亡其流禍一也

其所箸大學章句尤爲深切之闡明

蓋嘗論之何以謂之德行焉而得之謂也何以謂之善處焉而宜之謂也何以謂之至善皆得咸宜之謂也不行胡得不處胡宜則君子之所謂知者吾心喜怒哀樂之節萬物是非得失之幾誠明于心而不昧之謂爾非君子之有異教也人之所以爲人不能離乎君民親友以爲道則亦不能舍夫人宜物曲以盡道其固然也今使絕物而始靜焉舍天下之惡而不取天下之善墮其志息其意外其身于是而洞洞焉晃晃焉若有一澄澈之境置吾心而偷以安又使解析萬

物求物之始而不可得窮測意念求吾心之所可據而不可得于是棄其本有疑其本無則有如去重而輕去拘而曠將與無形之虛同體而可以自矜其大斯二者乍有所覩而可謂之覺則莊周瞿曇氏之所謂知者盡此矣然而求之于身身無當也求之于天下天下無當也行焉而不得處焉而不宜則固然矣于是曰吾將不行奚不得不處奚不宜乃勢不容已而抑必與物接則又洸洋自恣未有不蹶以狂者也不然則棄君親殘支體而猶不足以充其操也雖然彼自爲說而爲君子之徒者未有以爲可與于聖人之教也有儒之駁者起焉有志于聖人之道而憚至善之難止也且知天下之憚其難者之衆吾與之先難而不能從則無以遂其好爲人師之私欲以收顯名與厚實也于是取大學之教疾趨以附于二氏之塗以其恍惚空冥之見名之曰此明德也此知也此致良知而明明德也體用一知行合善惡泯介然有覺頽然任之而德明于天下矣乃羅織朱子之

過而以窮理格物爲其大罪天下之畏難苟安無所忌憚以希冀不勞而坐致聖賢者翕起而從之嗚呼彼之爲師者與其繁有之徒其所用心吾旣知之矣若其始爲是說者修身制行之間猶不遠于君子而試之事功者亦成亦其早歲未惑之先嘗用力于講習討論之學故雖叛即異端而所畜猶存可以給其終身之用乃昧其所得力之本而疾攻之則爲諉亦甚矣將問之曰今子之所用以立言而制事者爲離物求覺以後而乃知之乎抑故然已有所知而陰用之也其口雖辯而愧怍亦無以自釋矣況乎爲之徒者無其學問之積而早叛其規矩天理無存介然之覺不可恃奚怪其疾趨于淫邪而莫之救與補傳之旨與夫子博文約禮之教千古合符精者以盡天德之深微而淺者亦不亟叛于道聖人復起不易朱子之言矣

大學章句
頁十五

人之所以爲人不能離乎君民親友以爲道不能舍夫人宜物曲以盡道行焉而得謂之德處焉而宜謂之善注重行處而不離夫君民親友人宜

物曲之間此先生之實用主義也

然先生好爲深沉之思與亭林梨洲之精神雖同其議論根據之深淺則大有軒輊先生哲學自成系統條理綿密無不有其中心思想爲之貫穿其注重實用亦然自有其根本觀念焉根本觀念爲何曰惟器論周易外傳曰

天下惟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謂之道之器也無其道則無其器人類能言之雖然苟有其器矣豈患無道哉君子之所不知而聖人知之聖人之所不能而匹夫匹婦能之人或昧於其道者其器不成不成非無器也無其器則無其道人鮮能言之而固其誠然者也洪荒無揖讓之道唐虞無弔伐之道漢唐無今日之道則今日無他年之道者多矣未有弓矢而無射道未有車馬而無御道未有牢醴璧幣鐘磬管絃而無禮樂之道則未有子而無父道未有弟而無兄道道之可有而且無者多矣故無其器則無其道誠然之言也

而人特未之察耳故古之聖人能治器而不能治道治器者則謂之道道得則謂之德器成則謂之行器用之廣則謂之變通器效之著則謂之事業故易有象象者像器者也卦有爻爻者效器者也爻有辭辭者辨器者也故聖人者善治器而已矣

外傳卷五頁四十五

從來談妄言虛之弊莫不由孤立道於日用事爲之外名爲尊之而實棄之于恍惚空冥無所依據之地于是道之真義亡而數千年來理學之講求不過爲咬文嚼字咕嗶章句之小技以啓書生無用之譏故欲根本的闢清舊習非重新估定道之意義不爲功道者何先生曰治器者則謂之道又曰道者器之道無其器則無其道以今語釋之則道者爲一種方法而能由吾人經驗中之一時間引導吾人于他時間而有價值者也換言之即某一種困難問題之解決方法是也故有弓矢而後射之道立有車馬而後御之道立有子而後有父道有弟而後有兄道有揖讓之必要而始有揖讓之道有弔伐之必要而始有弔伐之道惟其如此故道無一成

不變之道環境變而應付之方亦隨之而變先生所謂漢唐無今日之道今日無他年之道者是也歷來儒者皆以惑于易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之說遂離道于器而空虛之而道之真理爲之不伸專尙清談不講實用實則既言形而上則上者形之上也有形而後有形而上無形之上亘古今通萬變窮天窮地窮人窮物皆所未有者也此義亦見于周易外傳卷五其言曰

形而上者非無形之謂既有形矣有形而後有形而上無形之上亘古今通萬變窮天窮地窮人窮物皆所未有者也故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踐其下非踐其上也故聰明者耳目也睿知者心思也仁者人也義者事也中和者禮樂也大公至正者刑賞也利用者水火金木也厚生者穀蔬絲麻也正德者君臣父子也如其舍此而求諸未有器之先亘古今通萬變窮天窮地窮人窮物而不能爲之名而況得其實乎老氏瞀于此而曰道在虛虛亦器之虛也釋氏瞀于

此而曰道在寂寂亦器之寂也淫詞輟炙而不能離乎器然且標離器之名以自神將誰欺乎器而後有形形而後有上無形無下人所言也無形無上顯然易見之理而邪說者淫曼以衍之而不知慙則君子之所深鑒其愚而惡其妄也故作者之謂聖作器也述者之謂明述器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神明其器也識其品別辨其條理善其用定其體則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成器在心而據之爲得也嗚呼

君子之道盡夫器而已矣

外傳卷五頁四十五至四十六

惟道爲器之道有器而後有道故聰明者耳目之聰明無離耳目而孤立之聰明睿知者心思之睿知無離心思而孤立之睿知仁者人之仁義者事之義無離人事而孤立之仁義也中和者禮樂之中和大公至正者刑賞之公正也無離禮樂之中和離刑賞之公正也利用厚生正德亦然皆有所託而後名以立也夫孰見聰明爲何物睿知爲何狀可摸可索可名可言者乎且言耳目而聰明該焉言心思而睿知顯焉又何必離器而單

言道也乎故先生結之曰君子之道盡夫器而已矣以天下之惟器故也
思問錄內篇亦曰

統此一物形而上則謂之道形而下則謂之器無非一陰一陽之和
而成盡器則道在其中矣

盡器則道在其中以道者器之道無其器則無其道故也道器之眞義不
明而後立虛籠統之弊以生而後索隱行怪之說以立中庸章句曰

形而上者隱也形而下者顯也才說個形而上早已有一形字爲可
按之迹可指求之主名就者上面窮將去雖深求而亦無不可唯一
槩丟抹下者形籠統向那沒邊際處去搜索如釋氏之七處徵心全
不依物理推測將去方是索隱又如老氏刪下者可道可名的別去
尋個綿綿若存他便說有我亦無從以證其無及我謂不然彼亦無
執以證其必有君子之道則自于己性上存養者仁義禮知之德已
情中省察者喜怒哀樂之則天之顯道人之恒性以達鬼神後聖之

知能皆求之于顯以知其隱則隱者自顯亦非舍隱不知而特不索

耳

中庸良
四十

形而上之隱非不索也就者可按之形一直窮將去求之于顯以知其隱而隱者自顯耳依物理以推察考究就性情而存養省察其是也固可以證其必有其非也亦可以證其必無凡無從以證其有無者皆荒誕而不足爲典要者也重證明而不廢人情物理富於實事求是之精神此先生哲學之一大特色也雖然道器既一主夫器形而上既一根夫形則聖人曷爲而謂之爲形而上以啟人附會支離耶先生對此亦有確當之解答形而上者當其未形而隱然有不可踰之天則天以之化而人以爲心之作用形之所自生隱而未見者也及其形之既成而形可見形之所可用以效其當然之能者如車之所以可載器之所以可盛乃至父子之有孝慈君臣之有忠禮皆隱于形之中而不顯二者則所謂當然之道也形而上者也形而下即形之已成乎物而可見可循

者也形而上之道隱矣乃必有其形而後前乎所以成之者之良能著後乎所以用之者之功效定故謂之形而上而不離乎形道與器

不相離

易內傳卷五
下頁三十二

蓋形而上者形器所由之當然之道道雖不能離器以獨立先器而孤存而既爲形之所必循隱然有不可踰之天則則此必循而不可踰之性質似不能不別于塊然之質器而且爲之名而又不能使此道者虛託于無何有之鄉不可捉摸之野故道也器也而概系之于一形不過有上下之別耳上下猶前後也猶隱顯也以今語釋之則形之性質功能與夫功能所必循之定律所謂道也形之外延形狀可稱可量者所謂器也道與器實不相離者也

此道器惟器之辨也道器既不相離而道附于器則體用亦不可分而用重乎體此當然之演論也大學章句曰

體用元不可分作兩截

大學頁
二十四

周易外傳曰

體用相函者也：體以致用用以備體：無車何乘無器何貯故曰

體以致用不貯非器不乘非車故曰用以備體：

外傳卷五
頁四十一

體者原以致用不可以致用者非體也用者所以備體不足以備體者非用也故車即乘車器即貯器無不可乘之車不可貯之器亦無離車而存之乘離器而存之貯也如道器然器以載道道以備器無著效之功能者非器也無可循可見之器以顯用者非道也道器不相離原爲一物之兩面體用亦不可分雖異名而同指孟子大全說曰

說性便是體才說心已是用說道便是體才說德便已是用說愛是用說愛之理依舊是體說制便是以心制事如何不是用說宜是用說事之宜便是體乃其大義則總與他分析不得若將體用分作兩截即非性之德矣天下惟無性之物人所造作者便方其有體用故不成待乎用之而後用著仁義性之德也性之德者天德也其有可

析言之體用乎當其有體用已現及其用之無非體蓋用者用其體而即以此體爲用也故曰天地絪縕萬物化生天地之絪縕而萬物之化生即于此也

孟子一頁三

體用不可分者也渾淪無間者也即體而用現無用而非體手持足履耳聽目察自有手足耳目而已固然矣手足耳目與持履聽察而可析言之乎人造之棹雖有四足而非人搬移不動也此體用之辨也故內傳曰

百物無體不用無用非其體

卷一頁十七

又曰

無用之體則痿痺不仁之體而已

卷二頁四十

注重作用亦先生惟器之義也

依有生常論

惟器論先生之眞理論也認真理爲解決某時間某問題之一種應付方法而反對虛託孤立道于形器之外故一切以形器爲依歸作用爲主宰而依有生常遂爲先生宇宙論之根本義認現象萬物爲實有而不容少疑一切生命爲綿延不斷而不容或息破無尊生而人生之意義于以確立破無立有而科學之根據于以大定重形器故依有重作用故常生此一貫之義也依有生常之義大闡于周易外傳謹說明之而以其他闕無者附焉

夫以爲妄則莫妄于陰陽矣陰陽體道道無從來則莫妄于道矣道有陰陽陰陽生羣有相生之妙求其實而不可亟見則又莫妄于生矣不生而無生而始有則又莫妄于有矣索眞不得據妄爲宗妄無可依別求真主故彼爲之說曰非因非緣非和非合非自非然如夢如幻如石女兒如龜毛兔角捏目成花聞梅生液而眞人無位浮寄

肉團三寸離鈎金鱗別覓率其所見以真爲妄以妄爲真故其至也
厭棄此身以揀淨垢有之既妄趣死爲樂生之既妄滅倫爲淨何怪
其裂天彝而毀人紀哉若夫以有爲迹以無爲常背陰抱陽中虛成
實斥真不仁遊妄自得故抑爲之說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反以爲
用弱以爲動穰秕仁義芻狗萬物究其所歸以得爲妄以喪爲真器
外求道性外求命陽不任化陰不任疑故其至也絕棄聖智顛倒生
死以有爲妄斗衡可折以生爲妄哀樂俱舍又何怪其規避晝夜之
常以冀長生之陋說哉請得而析之

異端之以有爲妄以生爲妄皆見理不明索真不得而遂據妄以爲宗者
也一索不得而遂中止其探察愚陋孰甚焉請先立依有義

爲釋言者亦知妄之不可依也爲老言者亦知妄之不可常也然則
可依而有常者之無妄雖有尺喙其能破此以自怙哉王鮪水如露
入腹而死水可依而鮪迷所依粵犬見雪而吠雪本常而犬見不常